



太阳岛的雪雕。

沸腾的江湾

迎着新年的第一缕阳光,冰城人在媒体上看到:2022年的烟花秀主办方特邀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国庆70周年两场盛世烟花秀的燃放团队,共同打造了这场非同凡响的烟花盛宴,在家门口欣赏了一次高水准的烟花秀。

冰雪大世界是哈尔滨国际冰雪节的重头戏,是太阳岛风景区区域内的专属主场,被誉为冰雪童话世界,更有“世界冰雪迪士尼乐园”之称。说起哈尔滨国际冰雪节,自1985年1月创办以来,距今已有37年的光景了,从单一走向了丰富,从冰娃娃成熟为雪巨人。如今,它不仅是哈尔滨人的盛大节日,也堪与日本札幌雪节、加拿大魁北克冬季狂欢节和挪威奥斯陆霍尔汀考伦滑雪节并称世界四大冰雪节。从规模上说,兆麟公园内的冰灯游园会、斯大林公园的冰雪嘉年华和太阳岛的国际雪博会,冰之城廓,林林总总,皆为冰雪节所有;从内容上说,各界举办的冬冰比赛、冰球赛、雪地足球赛、高山滑雪邀请赛、冰雕比赛、国际冰雕比赛、冰上速滑赛还有冰雪节诗会、冰雪摄影展、图书展、冰雪电影艺术节、冰上婚礼等皆为冰雪盛宴。这里已经成为向国内外展示哈尔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精神面貌的重要窗口。

如果把太阳岛风景区看作是一个偌大的灯光秀场,冰雪大世界无疑是它的圆心,高耸的巨型圣火主题冰雕是其圆点,而环绕它的江湾一带的灯光带那就是众星捧月了。

哈尔滨冬天的夜来得很早,大约四点多的时候就已经是雪朦胧、夜朦胧了。南北走向的阳明滩大桥、松花江公路大桥、百年老江桥和松浦大桥,遥相呼应,形成平行的灯光走廊,横跨松花江;沿松花江北岸由西南至东北走向的滨水大道,绵延十几公里,与江南岸的沿江灯光带交相辉映;更有大剧院文化中心的剧院一路、剧院二路画出的弧线,犹如飘动的音符,萦绕在江湾。这里就是灯的海洋,光的世界,色彩斑斓,美轮美奂。飞雪的时候,灯光朦朦胧胧;雪渐渐小了,灯光又渐次明亮起来,清晰起来。从夜幕降临到入夜,江面上不时有绽放的礼花,有人们手提的灯笼,还有越野车在冰面上画出的弧线灯光。“疑似银河落九天”,却又见“火树银花不夜天”。

绚丽的烟花在冰雪大世界上空绽放,缤纷的彩灯在太阳岛雪博会的景观中闪烁,欢声笑语从大剧院周边传来,采冰汉子的吼声在冰封的江面上升腾……动起来,热起来,火起来,嗨起来,冰城人欢呼着、跳跃着迎来了2022年。

下的松花江北岸沸腾了!跨年夜上演烟花秀是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传统项目。因此,2022年新年到来的那一刻,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上演的烟花秀尤为绚烂。梦幻般的焰火华丽起舞,与冰雪大世界的流光溢彩连成一片。长达10分钟的时间里,高、中、低空烟花“万箭齐发”,依次绽放,又彼此交融。多个点位、形态各异的烟花同时盛开,美不胜收,崭新的2022年大幕拉开。烟花与飞雪齐舞,与流光溢彩的冰体建筑相互映衬,把对美好的祝福也高高升起在天空。赏冰乐雪看烟花,唯美浪漫和震撼,让人陶醉其中,不禁连连发出赞叹:美,太美了!



欢声笑语

冰雪世界

冰雪大世界的烟花。

□韩玉皓

“走,滑冰去!”

哈尔滨市的道里、道外、南岗、平房、松北等区,到处都有老百姓滑冰的公益场所。带着家人,拉上伙伴,邀请远方的朋友上冰玩雪,成为今年的时尚。道里区的群力公益滑冰场6万平方米,堪称冰城第一。黛秀湖公园、滨河公园、儿童公园、丽水公园等等,据说全市有80多个公益冰场。唯有大剧院附近的冰场更具天然,也有人称为“野冰场”,更具有东北风的味道。

与“野冰场”毗邻,一场华贵的冰雪盛宴开始上演——第34届哈尔滨太阳岛雪雕艺术博览会于1月24日正式开幕,在延续往届冰雪景观艺术性、观赏性的同时,创新增设娱乐项目,增加冰雪互动体验,打造特色冰雪赛事,契合“冬奥之光,梦幻雪博”主题。

哈尔滨太阳岛雪博会是中国雪雕艺术的发源地、中国规模最大和艺术水平最高的雪雕盛会,迄今已有34年历史。2022年的雪博会在哈尔滨最低气温跌至-28℃的这一天“火热”开园。本届雪博会划分为七大区,即福禄迎宾区、奥运竞技区、雪雕博览区、国际雪马区、雪域游乐区、雪堡商业区、江上活动区,用“雪的语言”打造吉祥中国、瑞雪迎新的氛围,通过打造奥运题材的不同雪塑,向2022北京冬奥会献礼。

坚冰厚雪为哈尔滨提供了冬季体育运动场所,也带来了冰雪文化。“万人上冰、万人健身”,冰舞表演、速滑比赛、冰球比赛走进寻常百姓;中小学生在冰上运动会、少儿冰上运动会、中小学生在速滑比赛和冰球比赛,活跃在校内外;雪地摩托、冰橇、冰帆、冰橇等传统体育活动,在江湾湿地,在城市中心,在沿江两岸,在街道乡镇,全面热了起来。冰雪旅游正在从新时尚、新民俗转变成为人民群众的常态化生活方式,冰雪旅游“向内而生”,根据《中国冰雪旅游发展报告(2022)》研究成果,哈尔滨领衔“冰雪旅游十佳城市”。这都源于这座城市冰雪基因的滋养。

本文图片均由 张谢摄



冰雪景观。

过年包钱饺子

□王贵宏

盘盘白白生生圆鼓鼓像弯月牙似的饺子。可这么多饺子,一大家子人吃,只有两枚硬币,它躲在哪个盘子里呢?总不能用筷子挨个去戳破饺子皮呀!性急的孩子便沉不住气,瞅瞅这盘,又望望那盘,左夹一个,右夹一个,可那包着钱的饺子像是故意和他捉迷藏,一时半刻寻觅不到。孩子毕竟是孩子,他们幻想,要是有孙悟空那样有一双能透视的火眼金睛该多好!似乎那埋藏在心里的欲望比香喷喷的味道重要。这节骨眼儿老人会逗最小的孩子,说个谜语让他猜:“西边来了一群鹅,噗通噗通跳下河,却被人家端上桌。”边说边给他碗里夹了个饺子。那个孩子心思都在饺子上的钱上,谜底被大些的孩子抢先猜到,不免有些失落,便嚷着让爷爷再说一个。但他马上发现自己却先吃到了钱,高兴得手舞足蹈。

虽然在饺子里包钱币是图个乐儿,增加过年的气氛,但有家教的人家是不允许孩子挨个盘子乱挑乱戳的,暗示他们要想得到那份福气,只有多吃。往往是,上了年纪的老人和孩子手中的筷子特别争气,总能吃到包有钱币的饺子,于是吃到钱的孩子自然会表现得特别高兴,那种悠然自

得的满足会让他兴奋好一阵子。其实家人中心细的早看出端倪,明白主妇在包饺子时把包钱的饺子都悄悄做了记号,饺子出锅时把盛有包钱的饺子特意放到孩子和老人跟前。原来,包有硬币饺子里不仅包着乐趣和幸福,还有孝道和爱心。



团圆饺子。

想起当年贴年画

□邢占双

小时候,每到腊月,母亲都要选择一天时间,对屋里的卫生进行全面清扫,扫墙,糊墙,贴年画。母亲说这叫辞旧迎新,一年到头了,让屋里亮堂堂。

糊墙那天,一家人早早吃完早饭。屋地一角的火炉里烧着木头疙瘩,这火硬实,不用人总往里填。屋里暖洋洋的,打好一大盆白面浆糊,糊墙的材料是厚厚的几卷报纸,还有几张漂亮的年画。

母亲抹浆糊,指挥父亲和我怎么糊,哪张画贴在哪儿,我负责传递,父亲站在木凳上往墙上和棚上粘报纸。木柜上的收音机滋滋啦啦地响着,播放评书或者广播剧,什么《岳飞传》了,《杨家将》了,或者《夜幕下的哈尔滨》了。

糊墙的人一定要心细,报纸要粘得平整,要压好边,对整齐,用笤帚将纸面抹平。糊一天墙,两手抹糊的全是浆糊。糊棚顶的时候最累人,踩着板凳,累得脖子酸痛。

经过一天的忙碌,土墙终于糊完了。再进门就感觉亮堂多了,好像给屋子穿了一身新衣服。也暖和多了,一层新报纸覆盖六七层旧报纸,也有一定的保暖效果。

墙上的一张张报纸仿佛一本本展开的书。一条条新闻像个豆腐块,有事没事我常常盯着豆腐块看,有的文章得趴在炕上看,有的得踩着凳子看,棚顶的得仰脸朝天看,累得脖子生疼,有时会出一篇文章的一角被另一张报纸压住了的情况,便偷偷地掀开来看,还有的文章结尾在另一个版面,怎么找也找不到,便会感觉有些遗憾。



年画。

至今记得,我家炕头右上角的位置,有一篇文章是写过年放炮仗的事,那种感觉真是美美的。我想我童年的课外阅读是从读墙上的报纸开始的,到别人家去串门,我也常常盯着墙上的报纸看个究竟。村里有些识文断字的人一看到人家墙上的报纸,就忍不住读出声音来。

回想起来,家乡那一家家土墙上的报纸,是开在贫寒岁月里的一朵花,是打开世界的一扇窗。在我心里埋下了一颗热爱文字、喜欢文学的种子。

糊墙时,还要在墙上贴年画。贴年画是小时候过年必不可少的仪式。过年之所以充满欢乐热闹的气氛,和年画也有一定的关系。

我家贴过的年画有《穆桂英挂帅》、《梁山伯与祝英台》等。穆桂英是我心目中膜拜的英雄。我上别人家去,第一眼也常往人家墙上的画上看。记得老毕家贴的是《岳母刺字》《三英战吕布》等历史人物年画,他家人都喜欢看书,对历史人物感兴趣。记得大娘家墙上贴的是《花开富贵》《连年有余》,一个胖胖的带红肚兜的小子骑在大鱼上,大娘家三个闺女,她就喜欢小子。老孙家墙上贴的是《老寿星》《十大元帅》《平安富贵》,孙爷爷是个村里德高望重的老会计,知识渊博,孙叔长年开车,希望出门平安。老鲁家一大帮闺女,墙上贴的大多是美女画,貂蝉了,西施了。一个个穿着水袖长袍,梳着如云发髻,戴着玉佩玉环,真是漂亮极了。

想起母亲讲述的故事,一个穷书生,独自一人,出去放牛,离老远就看见自家烟囱冒烟,可是进屋来看却没人,掀开锅一瞅,热气腾腾的饭菜热在锅里呢。这个书生就纳闷了,是谁这么好心呢。后来,他再出去放牛的时候,就半路回来,躲在一边偷看。原来是墙上年画中的美女走下来了,给他做好饭,收拾好屋子,又回到墙上去。后来有一天,书生趁那个美女从墙上走下的时候,撕了那张画,那美女就回不去了,成为书生的妻子。

回想起来,这是母亲对我最早的文学启蒙。

回望那贴在土墙上的五彩缤纷的年画,在烟火岁月中,不正展现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殷殷期待吗?

如今,我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从泥土房到砖瓦房,再到楼房,墙壁都是大白墙,或者贴壁纸,厨房贴瓷砖,屋里整洁又舒适,过年时擦擦瓷砖,就算除旧迎新。

曾经那些糊墙贴年画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成为尘封的往事,但那一面面土墙上的报纸和年画,却是开在记忆中的一朵朵鲜艳美丽的花。

